易意參疑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七

蘇郡 吳江 孫從龍 著
同年 翰林 沈懋孝 閱
錢塘 後學 朱學易 校
杭郡 書林 翁時化 梓

繫辭上傳

第一章

本義曰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illegible]于天地而人兼体之也

愚按造化之實不外陰陽之変化而変化之道易簡盡之君子求全乎変化則為賢人之德業聖人神明乎変化則成位乎天地之中此章前四節先言天地具乎易理繼言易理見乎天地

前後交相發明以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賢聖兼体之事以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初論作易而以天地明之次論天地而以人事終之示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天地之理于吾身須會而求之始得

天尊地卑　一節

乾坤者諸卦之總頭言乾坤則八卦可知而六十四卦皆可推矣易有乾坤卦爻而貴賤者乾坤諸卦爻之定位剛柔者乾坤諸卦爻之定名吉凶者乾坤諸卦爻之時位得失变化者乾坤諸卦爻之尸货進退也聖人見得此等名物雖具于易而实非始于易當易書未尽之前天地間原自有這易理故先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句說破易書此乾坤不是易之乾坤乃是天地間之乾坤也此一節専言造化之易見聖人之易之本原

人知易有乾坤卦畫不知乾坤未畫之初天以浮陽運旋于上地以純陰凝聚於中天地之尊卑定位已自有乾坤了是乾坤已先易書而定矣非待易卦既畫而後有也由天地而推之凡易之在天地間者皆可知也由乾坤而推之凡名物之在易書者皆可知也故夫卑高以陳則凡天地間之貴賤已先易書而位矣動靜有常則凡天地間之剛柔已先易書而斷矣非必卦爻上下之位與卦爻陰陽之稱而後有此貴賤剛柔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凡天地間之吉凶已先易書而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凡天地間之變化已先易書而見矣非必卦爻時位之得失尸策卦爻之進退而後有此吉凶變化也是易雖未作而天地間一部易書已顯然具在則夫易中許多物事皆不過據天地間所見在的摸寫得一番出來故易非聖人所作也

發天地之蘊也乾坤定矣不該說易之乾坤定于此矣大義已見上餘放此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在上確然其健一乾道也地在下隤然其順一坤道也是造化自然之易已有乾坤之實而特未有乾坤之畫耳乾坤不先易書而定乎尊卑重健順意不重形体恐涉下卑高故也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或卑或高雜然成列則高即為貴卑即為賤而天地間之貴賤已位矣然則卦有內外爻有承乘而易以貴賤稱者造化已先有之矣豈必易作而後有此貴賤哉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造化人物之屬乎陽者常動屬乎陰者常靜動則斷然其為剛靜則斷然其為柔而天地間之剛柔

已斷矣然則卦有奇耦爻有老少而易以剛柔分者造化已先有之矣豈必易作而後有此剛柔哉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方即所謂向方如人的念頭是也人之事情有善惡而衆理衆欲以類而聚人之品類亦有善惡而君子小人以群而分則善者知其爲吉惡者知其爲凶而休咎悔吝已判然于事物之間矣是天地間之易原自有吉凶也豈必卦爻占決之辭而後吉凶始生也蓋陰陽變化之在天而成輕清之象陰陽變化之在地而成重濁之形則象形之未成總是變象形之已成總是化而陽變陰合之妙已顯然其着見矣是天地間之易原自有變化也豈必尸策卦爻之動而後變化始見也蓋此節專言天地間見成的易所謂畫前原有易也五矣字皆見成之辭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言聖人作易正指橫畫伏希畫卦就他一上加二卦象似摩以一交八卦象似盪此形容字眼非真摩盪也摩在八卦未成之前盪在八卦已成之後摩如刃石相戛漸次生出盪只是見成物事於相推盪如環無端之謂朱註云此易卦之變化也變化與前節變化不同聖人因見天地間融處皆易而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剛柔立焉是為兩儀使兩儀不交則易止于兩耳何由生出四象四象不交則易止于四耳何由生出八卦惟剛柔二者交相摩戛而陰陽老少由是而生陰陽老少又交相摩戛而乾坤八卦由是而成皆一每加二而漸次生出此易卦之小成陰陽之一變一化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不必再相摩戛而即此八者迭相

摩盪每以一卦作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如圖七旋逆轉夫[illegible]
乾兌離震各與七卦相盪而三十有二之陽卦立矣巽坎艮坤
各與七卦相盪而三十有二之陰卦立矣合之則六十四卦此
皆以一交八而推盪不窮易卦之大成陰陽之千變万化也易
卦既成則乾坤于是乎定而貴賤之位剛柔之斷吉凶之生變
化之見皆在其中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

此二節復言天地之易以見易理之著也則承上言易書一
陰陽也阴陽一摩盪也摩盪即变化也变化既成而乾坤貴賤
等類已无不具矣故由此以博觀乎天地之間則凡雷霆風雨
之鼓潤日月寒暑之循環其陰陽变化而成象于兩間者孰非

易之象也非易之象乃易之理也凡得陽而凝質而天與人物之已男得陰而凝質而地與人物之為女其陰陽變化而成形于兩間者孰非易之形也非易之形乃易之理也盖求之于未始有屆之初則觸眼的皆是易之著矣明此于天地卑高明此于動靜方物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孰非易理之發見流行乎以上四節前後交相發明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太上渾淪一團陰陽之氣起初未有天未有地未有人物何有男女名色及至二氣渾淪變化不已固自分陰分陽於是有天有地而為一大男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分于形化形化衍乎氣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男女各以類分矣所謂男女皆亦只當得陰陽兩字如天体一而實天行健便是天道之行[illegible]

成男生於人得之而為父為夫動物得之而為雄為牡植物得之而為草木之屬乎陽者皆男也皆乾道變化之所成也如地体二而屬地耦坤便是地道之所以成女生于人得之而為母為婦動物得之而為雌為牝植物得之而為草木之屬乎陰者皆女也皆坤道變化之所成也夫天與万物之為男者不必同而同屬乎陽故曰乾道成男地與万物之為女者不必同而同屬乎陰故曰坤道成女男女都是陰陽則陰陽都是易故于成形之實体而可以觀易理之著見矣男女兼天地人物說此男女二字只當得陰陽字面下文本義所謂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文理言單就天地之分見一邊未看其實万物之生成皆主宰于天言天地則万物在其中矣不然乾之知始坤之作成畢竟其所知者何物成者何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承上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男女一乾坤也即此乾坤之理而究其分見於天地者言之則乾者天之所以為天也凡物之始乾皆有以主之此物之氣以兆其形付物之理以開其漸時雖无形而所以為形色象貌者实无一而不具于其中是乾知大始而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始于乾矣雖曰乾道成男凡天與人物之為陽者皆為陽道之所成其实陽道统体于天而天道之陽所以主人物之始而肇其原者也坤者地之所以為地也凡物之終坤皆有以作成之固物之氣以保合太和全物之理而各正性命其於乾之所始一一為之命受培養而醞釀時化以成之是坤作成物而凡物之屬乎阴阳者莫不作成之揔于坤矣雖曰坤道成女凡地與人物之為阴者皆為阴道之

所成其實陰道統体于地而地道之陰所以終人物之終而作
其成者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天資乾坤生成之功一出于自然也夫事莫難于創始而乾无一物之不始若甚難矣然乾健而易則德行恒易而常有餘力故氣一至而万化供生理一行而万物即動要生便生更无疑滞要做便做更无等待物物而始之非必物物而命之也其主始一何易耶功莫煩于成就而坤尤一物之不成若其煩矣然坤順而靜則德行恒簡而不自用乘乾之氣以成物之形乘乾之理以成物之性只承受乾之生出來的而翕聚成就所謂因始而就終最為省事更无許多煩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此天地无心而成化而生物自然之妙有如此者朱子曰乾

之易只管上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

易則易知　一節

此言人法乾坤之道可進於久大而猶未至于聖者也人之心事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乾坤同体世之人往往傾險使人不可近往往勞擾使人不可行以至不能持久而无以崇德不能充拓而无以廣業安得為賢而入聖誠能健以勝私心之所存一主乎理而克去艱險之私有以施而為乾之易則此心此理明白洞達而凡人之同是心者皆有以洞見其肺腑之真蓋不待推測而可知也斯不為易知乎順以制動而其見于事者一循乎理而絕去其紛擾之累有以勉而為坤之簡則為之我者皆人之所能為愚者可企而及怠者可勉而進人皆不若其煩

而心安意肯以樂從之蓋不待勉强而後從也斯不爲易從矣乎

天下无二心人心无二理吾既以易存心而人易知則吾心此理人心亦此理一人之心可孚千万人之心人皆以心相信而樂之同心者多矣不爲有親乎功不必皆自己成人之所爲自我倡之則其功皆我之功也吾既感事以簡而人易從則吾以此作事人亦以此作事一人之爲有以倡千万人之爲人能爲之而有成是我有助于人而人之功皆歸于我矣不爲有功乎夫惟有親則因人心之信而自信爲之益堅坦爽明白之度益信其爲是眾深隱伏之私慾夫其爲非以易而始亦以易而終而中之所在者可以至于久而不變矣故曰可久夫惟有功則以己之功而兼人之功雖徑直而不煩而實成不独成之事業

雖安靜而不擾而實是必俱達之規模以簡而成已又以簡而成物而外之所為者引以至于大而益宏矣故曰可大

久者純一不已大者魏于成功到久大地位已是聖人了此但謂之可久可大則其德其業與聖人未達一間總致賢人地步矣就此極精深就此充拓得去將不几于聖乎易知便有親

有親便可久易從便有功有功便可大此相因自致之妙乃易簡之必然者初非有次第等級也易簡雖分立心處事其實未有立心易而處事不簡者亦未有處事能簡而不本于立心易者如中庸論致中和致中必能致和致和必本于致中其內外體用一以貫之者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前易簡是勉然的此易簡是純熟的言自可々而精之極矣

熟以主易知乾之易自可大而擴之充而得盡以主簡知坤之簡則一易而天下之理先不在吾一心之中矣一簡而天下之理先不在吾事為之際矣易簡之外更從何道至此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無愧於為人則前所謂賢于人者猶未也易則易知到易簡理得不是兩截人言易簡到可久可大是造賢人地位了自此進去則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便是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矣此一貫的事亦隨其所至而名之耳

第二章

本義曰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愚按前章言伏羲之易而以易知簡能久大德業責成乎体易

者此章言文周之易而以居安樂玩動靜交脩責成于學易者蓋剛柔變化乃三極之至理聖人作易以明此理君子學易以全此理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承上章而言前聖之精畫卦以示則吉凶之理固已默示其微矣然非示世之民所能與也文王周公有憂之于是設先天所畫之卦而觀象以系之詞從而觀乎卦之象則時有消息而係彖詞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而觀乎爻之象則位有當否而係爻詞以明六爻之吉凶蓋聖人緣象以繫詞使天下從也因詞以求象則趨避之机決而利用之功大矣此後聖之蘊因詞以發蓋為觀象而未詳者設也吉凶兼悔吝在內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節該與上節平上言辭之所以作辭作而占在其中矣此言變之所以生變生而象在其中矣易之卦爻剛柔而已剛不一于剛也剛進之極必有柔以推之柔不一于柔也柔退之極必有剛以推之進退柔推移互換故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而變化生矣其變无常其象不一則所謂吉凶者固已寓于卦畫之中矣聖人之觀象而繫辭者不以此哉推是自內推出外來者有所迫而然如有所期而至蓋剛柔之往來迭居初先定在其窮則變的道理自是如此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章首三句似題下面似辯說此節申觀象係辭之意而以人事明之下節申剛柔變化之意而以造化明之悔吝便是吉凶的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順理而得君子修之吉逆

理而失小人悖之凶處困而憂爲悔心之萌安樂而虞乃取吝之道此皆見於人事者當初聖人作易觀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故今繫有辭之後而觀則所謂吉凶者即人事失得的模樣所謂悔吝者即人事憂虞的模樣也憂虞述分貼好二象字與觀象之象不同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卦爻陰陽其一變一化而剛柔之未定者乃進退之象其變化已成而一剛一柔各有定在者乃晝夜之象蓋造化之運與時消息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如氣運之自消而息自息而消是也易之陰乃變陽猶未成乎陽也陽方化陰猶未成乎陰也其變化相推即如進退相禪故以爲似之陽明用事于時爲晝陰暗用事於時爲夜此進退之已定者也易之剛既變陽則已離乎

陰矣陽既化陰則已離乎[illegible]矣其陰陽不同位即如晝夜不同時故以爲似之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動字最重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三才極至之理雖不同然要其所以爲極則不滯于動而實不倚于靜圓融變化抑何神妙无方所謂動而无動也後世謂陰陽不測之神是極経世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即此也剛柔變化周流六位之間九與六之迭用上與下之无常是則所謂動也即此就是三極之道蓋太極本然之妙莫不有動靜所乘之机故三才各一太極之理變化存焉初二之動即剛柔之交錯而地道寓于動矣三四之動即仁義之所出而人道顯于動矣五上之動即陰陽之迭運而天道具于動矣六爻統体一動則各一其極也上

言進退之象晝夜之象而已何此以三極之道言之蓋不謂之象而謂之極其象精矣後言易有太極是推原於卦爻未生之前此言三極之道是究論于卦爻已動之後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一節

聖人因变以觀象因象以係辭不惟盡造化人事之形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不學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乎剛柔变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乎吉凶悔吝之爻辭其躬行心得只一箇易理易之序謂卦爻剛柔消息往來具有事理當然之次第居之而安則進退出入行必由之而无終食造次顛沛之違者矣爻之辭皆序之所在如失得憂虞出處其旨皆至理存焉者也樂而玩之則朝斯夕斯涵濡厭飫自不竟其旨趣之滋長矣夫居安在易是体于身者一易也樂玩在爻

是契于心者一易也横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易理有如
于心則意趣躍如而樂在其中矣豈不樂玩乎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安樂玩君子與易為体則日用工夫安有間于動靜是以靜
則試卦觀象而併玩其所係之辭動則觀變于陰陽而併玩其
所值之占象與变一辭與占一但未筮之前則為象辭既筮之
後則為变占耳觀之玩之則動靜交密而居安樂玩之功至矣
夫易之理一天也君子動靜皆易動靜皆天隨其所處无適而
非易之序无往而非文之辭自然天心眷祐趨避皆宜事有得
而无失動雖憂而不廢吉將自至而凶悔吝可免矣又何不利
哉天地間剛柔変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

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独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学易之功

第三章

本義曰此章什卦爻辞之通例

愚按首章畫卦二章係辞蓋先有卦而後有辞此章則合卦爻辞什其通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

王弼曰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六畫偹而成卦卦各有全体之象所謂彖者无非即卦之所以而統言之只是一箇頭項故曰言乎象此六十四卦卦之通例也六位分而為爻爻各有一節之变所謂爻者乃随六爻之義而各言之條分縷析頭

項多矣故曰言乎變此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也彖以言象誌
意峻繫而渾成文以言變條理精密而疏暢聖人之蘊因辭以
發者如此象在全体尤渾淪明白故專以象歸之象象非无變
也爻在逐節尤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爻爻非无象也本此
以例況而易之爻彖尽之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過也

其字俱指卦爻說卦爻時位所值不同有時之息位之當者則
為得得則惠迪而吉矣有時之消位之不當者則為失失則從
逆而凶矣彖有吉凶言乎象之失得爻有吉凶言乎變之失得
耳
卦爻之中得則純然其无疵矣失則不止于疵之小矣故可言
吉凶而不可言悔吝也惟剛柔雜居而得失相半有向于得而

末甚得尙不能无小疵者則内生怨艾之心而悔由此起矣有向于失雖亦甚尖而已不能无小疵者則内啓招尤之衅而吝由此生矣故彖爻悔吝之辞所以言象変之小疵耳辞有謂轉凶為吉而得免于凶轉吝為悔而得免于吝者是謂无咎盖由卦爻中有時位之失其正承乘比應之非其人而或以致咎者然其間不无一節之善有以補過而復于无過故得无咎无咎者本有咎也補則當回改復如補鏬漏之謂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列齊辨皆主易言易有貴賤而列之不相混淆者惟存乎爻之位蓋爻言乎変而変之所陳有貴賤合之則内体為賤外体為貴析之則乘爻為貴承爻為賤不必拘為分列而位有定序則差等亦于其間矣卦有小大而齊之使不相雜惟存乎卦蓋卦

言也象而象之所陳或以陰為主而有依阿淟涊之氣象則皆謂之小或以陽為主而有光明正大之規模則皆謂之大不必故為品齊而卦有定分則統体办于其間矣易有吉凶于焉办其何者為吉何者為凶則存乎卦爻之辭蓋卦有小大往有貴賤而錯綜更迭之間失得互見惟辭也者所以發卦爻之蘊而開百姓之愚者也故卦有辭而卦之吉凶办矣爻有辭而爻之吉凶辨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與悔都是易中所有憂之震之須着易上看存乎介存乎悔易之教人憂之震之的机括處在此易有悔吝固言乎小疵矣然易中凡過悔吝則必為之憂之震之欲人思患豫防而憂度于其初使不至于悔吝是果安在乎亦存乎介而已蓋易中陰陽消

息之間剛柔當否之際必有所謂介也介即天理人欲分頭處
乃悔吝所由以有先者誠能憂之于此則識之早而謹其微善
在所必先而惡在所必克自不至于致悔而取吝矣使悔吝既
至而後憂則雖憂何及非易之所以教人者也易有補過固言
乎无咎矣然易中凡遇過咎則必震之欲人奮發警悟而復于
无過是果何在乎亦在乎悔而已彼易中時位既極之餘理勢
既窮之際必有所謂悔也悔是人心奮悟之良々心纔息而復
見之端也惟于悔心之萌而能震動儆惕則不安于既往之愆
而默起其將來之善矣不有以善補其過而无咎孰大凡改過
无不自悔中來使不知悔其何能改非易之所以教人者也易
之于悔吝必於介存易之震无咎必起于悔介是分別路頭悔
是皆奮時節易中點出机括示人擧々開物之意精且切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節還是總結大意上文卦爻吉凶悔吝无咎逐一說箇通例此則總言卦爻辭原是合一的非卦自卦而辭自辭言卦則爻可知矣小大即齊小大之小大險易即吉凶悔吝无咎之謂卦有小大以陰陽別也辭有險易謂顯晦殊也然辭之險易乃各指其卦之所指耳所謂彖言乎象者也辭豈有外于卦哉知則知爻矣是故卦爻辭合而一之者也

楊氏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途如過陽春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讀剝遯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凛栗此小大險易之謂

第四章

本義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愚按聖人生知安行本自能窮理尽性以至于命不必不由易書中來此言用易以窮之尽之至之者不過究言聖人之用不能出此以明易道之大耳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生死鬼神仁知與夫天地之化育万物之生成總不出乎陰陽之变而已聖人因陰陽之实体為卦爻之法象故易書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惟其與天地準故于天地之道有以彌之綸之彌是種種周密綸是件件分明易只是陰陽而已兼陰兼陽合而為一无少滲漏便是彌分陰分陽一實万分各有條理便是綸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其道惟能彌綸其道故益見其與天地準也故能字要看得省道莫大于天地苟非道與之準則于其中未免有空缺處有觸突處

一能[illegible]此彌綸不彌綸說齊準不得不齊準亦不能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如此惟易道之大則理性命皆在其中而聖人之窮理盡性[illegible]命自不能不資于易矣

仰以觀于天　一節

此用易窮理之事天文即日月星辰之成象者所謂晝夜上下是也地理即山川陵谷之成形者所謂南北高深是也天文地理只是一箇陰陽其間幽明之故只是陰陽變化易有陰陽則以易觀天而天之文不出乎易矣以易察地而地之理不出乎易矣凡幽皆陰為陽之化凡明皆陽為陰之變故俯觀于天地間而幽明之理窮矣

死生鬼神一而已矣但就人物言則為死生就造化言則為鬼神鬼神乃所以生死人物者人物之死生只是陰陽之終始易

有陰陽則死生之理不外乎易矣聖人因易以求其始而原人物何由而死則知有始必有終始者氣之始而理随以全終者氣之終而理随以尽設來說去只是一箇陰陽變化更不必復有他說矣死生之說豈不知哉

鬼神无声无臭何為而有情ゝ且无也何為而有狀盖鬼神无情其情在物鬼神无狀其狀在物見其所以聚散乎物者則其情狀可知矣鬼神之屈伸只是陰陽之聚散易有陰陽則鬼神之理不能遠矣聖人以易而窮鬼神則見陰精陽氣凝聚而始有物及其散也則五行陰陽各還其本䰟陽反于天魄陰反于地而物于是乎為變矣夫氣之聚自无而有神之情也及其顯而為物則神之狀也䰟魄之散自有而无鬼之情也及其隱而為变則鬼之狀也屈伸往来總不出乎陰陽之变化卒復有遁

情乎精重而屬陰氣輕清屬陽精之所聚者為魄氣之所與發為魂陰精陽氣妙合而凝或為動物之知覺運動或為植物之華色芬臭而物于從乎成如在人則耳目口鼻百骸皆是精之凝視聽言動知覺皆是氣之還精氣上升魂魄下降不特人之變為然凡物之枯敗凋瘁其香氣騰上物則墮于下其類皆然張子正蒙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斯言盡鬼神之情狀矣按氣化生息如人鼻息噓吸自無窮盡固非資所噓之氣以為吸亦非資所息之氣以為噓遊魂為變既謂之變則存者已亡更無物矣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乃指遊魂為變為輪迴不亦謬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此以易尽性之事此一句是冒頭下面都詳其实天地之道聖人之性本來只是一理聖人尽性為能與天地配合而相似大凡不相似則彼此未免毫悖既有似乎天則與天也何違既有似乎地則與地也何違此的虛説未可入仁智講

智周乎萬物而道済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天高地厚仁智彼分然皆陰陽之理而具于易書者也故聖人用易以為仁智則聰明洞達而凡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知之何所不明然不徒知而已又能樽節愛養以仁道済天下而使人得其所物遂其生者无不至焉所謂豪之无不當也夫有周物之知而又有済物之仁則仁以成知而知有实用不徒騖于虛遠而為空踈之見矣夫何過哉若只有知一邉更无仁的实則為過矣以至事有難處而不可以常理拘者聖人為

之斷酌剤量而委曲與就以行之攄宜措置不膠于故常如人
之行路有箇正道有箇旁蹊正道或阻塞去不得姑從一條偏
路行是為旁行然權而不失其中總歸到正理上去就旁行小
路不失尺寸總走到大路上去所謂權而得中是乃礼也豈至
流而変詐之歸而自失其正哉不流就在旁行裡周知而濟物
故不過行權而守正故不流此皆言其仁知並用一是處常而
及物一是處变而應事者也愚聞之師曰經者渺然大公之体
權者物來順應之用則知天下無光經外之權也學者須要識
得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又言仁智之極天者仁義忠信之理命者吉凶禍福之數人
惟不能與理為一而命之所在又不能見得真所以利害恭[illegible]

動其心安能勾樂聖人用而以為知樂夫天理而動靜與俱知夫氣數而無所疑惑則為境俱徹而百感皆虛可以齊死生一得喪而無一物不在度外矣蓋吾心有真樂是以天下無甚憂尚何憂之有此智之極而視周物旁行抑又極其精矣安土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無入不得敦是篤厚去盡己私純然天理更無夾雜方是敦厚工仁不能安土則自擇便利而私意間隔斯不得為敦仁矣其何能厚愛于天下惟聖人用易以為仁於土皆安而仁無不篤則仁益至而愛益周無一物不在度内而廓然宇宙皆吾春矣不其能愛乎此仁之極而視道濟不流抑又極其純矣聖人仁知非有淺深俱隨其所在而言卻見一節深一節耳夫聖人盡性而仁知合一如此則知與天道同其高明仁與地同其博厚誠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矣

範圍天地之化　而知

此以易至命之事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命之流行也万物之生陰陽之形命之賦予也晝夜之道陰陽之変命之所以循環而不已也圣人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能裁成天地曲成民物通知晝夜是其所造直到那天命地位与命為一故曰至命

天地之化滔滔不穷如一炉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鋳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如一理分為五常一気分為四時理陰順陽体国経野使各有其節而不過乎中焉為物之生總總不一不能以自成聖人則人有教養物有法制品節使人得其所以為人物得其所以為物委曲成就而无少遺闕焉以至幽明生死鬼神之理陰根陽陽根陰迭為循環一晝夜之道也圣人之

心陰陽合德故能默契无間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ㄟ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此即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與夫大明終始者盖不徒為聞見之知而已不曰陰陽而曰晝夜以晝夜循環人所易見耳張子正蒙曰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犹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对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于春万物糅錯对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晝夜字于此可見前言知有其故知有其説知有其情状是逐事逐物ㄟ透徹此言通知則渾融而為一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神易在易書上看一神両化对両化而言謂之易神即一神也假如独陰不成獨陽不生既有陰又有陽二者只管变化以至百千万变之不同此両化也所謂易也然陽必变陰非與陰界

然為二陰必變陽非與陽界然為二一物而体互為其根此一神也神故不測也易何以有神有易以易有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變化之謂易易書具有陰陽則于其存主處可以观神於其相推處可以观易聖人以易至命範圍不過曲成不遺通知晝夜其无方无体事業皆自用易中来則由聖功以徵易道真可以見易書之神无方易无体矣凡滯於此而不通于彼者則局于方所以為其一而不能為二者則拘於形体若夫易書之神則如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存主无所不該在陰矣又在陽在陽矣又在陰一物兩体初何方所之可即易書之易運于天地万物晝夜之外而流行无所不貫為陰矣又變陽為陽矣又化陰變化圓融初何形体之可执易道之大一至于此聖心本有自然之神而能用易以存神則與易書之无方者

同其体聖心本有自然之易而能用易以俟化則與易書之此
体者同其用是故以神範圍則易以成天地之能以神曲成則
易以尽人物之性以神通知則易以兼晝夜之理此惟易書之
神易有以啓聖心之神易故聖心之神易有以極君命之全功
也神是体易是用其實一而已矣无方无体正見易與天地準

第五章

本義曰此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又未嘗
倚於陰陽也

愚按夫子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又
言陰陽是不測的神即天地間至妙至妙之謂匕道為神所以
發而之妙也陰陽不測就在一陰一陽之内盖即陰陽而言道
在其中可也非陰陽以泥道則失之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此句自有三節意思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

道之名其來尚矣然所謂道者非他也即所以一陰而復一陽者之謂道也盖陰陽在天地間運行不已一陰矣而又一陽一陽矣而又一陰如造化物理人事消息之相禪闔闢動靜之相乘是乃所謂道焉盖陰陽者氣也而道者理也道固不雜乎氣之中而亦不離乎氣之外陰而又陽太極之靜而復動也陽而又陰太極之動而復靜也盖本然之妙不出乎所乘之机而道在陰陽迭運間矣苟離乎陰陽則道无安泊處其何以名道耶一字最圓活只是旋轉不窮意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也蔡氏曰語道体之全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

語道之妙則謂之神太極之名只是此理之尊號而已

繼之者善也　二句

此就天命之流行賦予分別一陰一陽之道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本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也只是這箇理方天地間繼靜而動而氣之方行則理未著于人物而渾然太極之本真故謂之善此是上一截事及至真精妙合而為人為物是氣之結聚凝成而理隨以立所謂物物而與之无妄各具一太極矣不謂之性乎此是下一截事繼成是指氣而言所謂陰陽也善性是指理而言所謂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　一節

謂之仁謂之知不是名道為仁名道為知只是他見得動是道

更不知動外又有靜只見得靜是道更不知靜外又有動承上言繼善成性人人各具是性但氣禀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流溢於舒處便專謂之道知者只見得收斂貞靜處便專謂之道披仁者識見但知道止於仁竟不知仁之外有知披知者見識但知道止于知覺不知知之外又有仁至于百姓則蚩〻然日用于是道之中其動靜食息厶總是天地間道理然行不著習不察全无所見既不知有道之仁亦不知有道之知夫仁知〻而不全常人昧而莫覺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何道仁知兼該動靜合一一陰一陽之道也

顯諸仁藏諸用　一節

此以化机出入分别一陰一陽之道朱子曰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的心天地一造化也造化一氣机也方氣机之動

而陽也自无而有氣于此運理于此行乃發生万物之仁顯然在外此春生夏長時節元亨誠之通也方氣机之靜而陰也自有而无氣于此凝理于此立凡万物發舒之用收斂歸藏此秋遂冬成時節利貞誠之復也夫顯仁者鼓物之出藏用者鼓物之入鼓之一字為功甚大以人觀之天地若不能无憂慮作為于其間然天地造化是自然的若聖人任民物之責則思所以生成之故終是有心做去故不能无憂天地造化氣一噓而物隨以顯何思之有氣一吸而物隨以藏何為之有故不與聖人同憂夫顯諸仁是用之迹而盛德之所以行顯仁而不憂則盛德之至矣藏諸用是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藏用而不憂則大業之至矣夫德業盛大如聖人然聖人不能不運以心猶有心迹亦未至也大造无心而鼓化万物仁以不勞而顯斯為造

物之至仁用以不窮而藏諸用功之妙用化不可名神

測至哉德業之盛大而无得以加者矣

富有之謂大業　二句

此解說上文德業之意藏用也何以為業顯仁在外何以為德蓋方藏用時節收萬物之生意而盡藏于斂聚之中洪纖高下百谷草木一一歸根復命默然藏其生息之机其富有盛大如此是雖未發於業而業之大在是後日机緘一露其化工不可限量矣此因內以知外而謂之大業也當其顯仁時節發舒萬物之生意而浡然有不窮之形形色色化化生生繼出而不窮連續而无間其日日增新而愈顯愈盛如此是雖發于外者然非德盛於內又何由而有此日新益根本盛大而其出之窮故因外以知內而謂之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此以陰陽循環言之兼造化人物看不承顯仁藏用來天地間陰陽兩端而已陰爲陽之根陰極則生陽陽爲陰之根陽極則生陰往來相禪生息相推如造化之闔闢盈虛人物之動靜柔濟皆是夫陰陽生生是陰易而陽陽易而陰其往來変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斯乃易之謂與專以理言併及書者朱子以其理一故耳

成象之謂乾 二句

此就物上看不以天地生物言物生之初胚胎始露朕兆方形略成一箇形象此則氣之初凝而輕清未形陽之動也在物理上看不卽之乾乎到得物之既生形者已形色者已色軀殼之固以形許多法形來見得大段詳密矣此則形之已具而重濁

有迹陰之静也在物理上看不謂之坤乎張子正蒙曰其来也几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此之謂也象是依稀彷彿之謂成象只是一團氣法則氣聚成形而体質已具效字难看如效忠之效是献出来意思

極数知来之謂占通変之謂事

一 此以人事発明一陰一陽之道極陰陽老少之数以定卦爻動静之象因有以知来来之吉凶此則擬議未定謀慮方興而通志決疑于未定之先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卜筮者故謂之占〻既决矣于是見于事焉趨吉避凶而通行乎事変此則変化已成趨向已決而成務定業于既占之後所謂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故謂之事張子崖言公事未判時属陽已判後属陰此説事陰陽〻説此章陰陽通在氣一説本義開口就説陰陽是運

者氣也占與事似若非氣然人事之動无非以氣用事故歸着

氣上使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承上言一陰一陽固謂之道矣然道之在陰在陽實不可測靜者吾知其為陰道在陰矣而陰之中未嘗无陽不可專以陰而測乎道之所在也動者吾知其為陽道在陽矣而陽之中未嘗无陰不可專以陽而測乎道之所在也凡造化事物之相禪陰常含陽陽常含陰有不可得而測者道之為道斯不謂之神矣乎蓋物則不通神故不測造化之不測者造化之神也事物之不測者事物之神也非天地間之至妙至妙者與道外无神其曰神者所以嘆道之妙如此耳夫子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以別出此義言道寓乎陰陽之中而超乎日月之外不離于陰陽

而不倚于陰陽非若物之膠于一定而可以形求者也朱子曰所謂不測者只在這裡又在那裡便是這一个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故莫測其所以然者歐陽氏謂此章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蓋道外无神而神外无道也

第六章

愚按天下道理不出陰陽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德行之所以著隨他事事物物豈有出于陰陽之外者易書卦爻具有陰陽所以外不包括得盡中間含蓄得多大極于无窮細入于無倫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无所不有无所不貫故以廣大贊之首節虛虛狀他廣大的模樣二節則推其所以為廣大三節則詳說其廣大如此也

夫易廣矣大矣　一節

廣是內之涵蓄无涯大是外之統括无限易以道陰陽也陰陽之理体物而无不有体事而无不在自其遠而言之則雖于藪六合之外其理充足有餘卒莫終窮自其近而言之則雖旦晝几席之間其理自然充足无少偏缺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仰而觀俯而察縱橫錯綜皆易理之所在又何一之不備遠此道近此道盈天地間亦此道易之廣大如此靜而正只是不假安排而其理无虧无之曾无一毫滲漏欠缺不但言天言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事物物巨細畢奉无一不存其中矣間字要看

夫乾其靜也專　一節

此所謂廣生大生乃易之廣大從此生也或說乾坤廣大的以而生生字怎說得去蔡氏曰乾靜專動直之外更何處是大坤

静翕動闢之外更何處是廣而乃曰乾坤之廣大由此生乎

此言易之廣大安從生乃從乾坤得来者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乾者天之所以為天也方其静而利貞維未見于生物而其生物之心則常存不他何等儲蓄専一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而生物之功敦然直遂而不撓又何勤直夫由静専而動直此其氣化流行而萬物資之以始乾之大也易惟模寫乎乾是以易理之大亦无所不包而大由此而生矣夫坤地之所以為地也方其静而利貞收斂得許多生意在内翕聚无餘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便乘之以三物豁然開門而无少阻塞其動闢何如夫由静翕而動闢此其包含虚受而萬物資之以生坤之廣也易惟模寫乎坤是以易理之廣亦无所不有而廣由此而生矣

本義謂大以度言廣以量言此說乾坤之廣大言非正解廣生大生也小註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之中所以說天之廣大以理與氣言則天之氣却尽在地之中地尽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其量廣

廣大配天地　至德

首節虛虛形容廣大此是說他實處廣大配天地一句為主変通日月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靜翕動闢天下之言廣者莫如地靜專動直天下之言大者莫如天易惟得坤之廣而其理无所不有故廣足以配地易惟得乾之大而其理无所不包故大足以配天如四時運行于天地間而易之変通足以配之日月代明于天地間而易之日月之義以配之夫人得天地之理以有至德而易之易簡足以配之

其廣大配天地如此誠所謂遠不禦近不遺而天地之間所不備者故曰夫易廣矣大矣或泥本義配之天道人事句謂此節四項平看更詳且悉矣

人之至德就是健順仁礼屬健一邊義智屬順一邊易中凡陽卦陽爻所言皆本乎健但是平易總是易之善凡陰卦陰爻所言皆本乎順但直要約總是簡之善其與人之以健存心而涵之爲至易之德以順處事而行之爲至簡之德者實相配合自易言之謂之善自人言之謂之德其易簡一而已

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之門

慈按此章須要看得一貫道義是成性中所有知礼只當得知行字眼知崇礼卑別无他事不過求知乎道義以復乎成性之

良知求行乎道義以復乎成性之良能畢與崇只是他知必透徹直向上去知天之崇行必著底老實做幸如地之畢到得知行造極則不待求知而成性之良知无不存不待求行而成性之良能无不存所謂不待存之而自无不存也夫成性既存則性中道義渾融于心而隨其身之運用莫非道義之流行所謂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義從心所欲而不踰矩闔闢弛張无往不是天理无違不是時宜知天地設位而変化之明從此出矣到此地位乃聖人德盛仁熟之事然易理所載其非成性道義的道理聖人用易以尽性故易為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易為尽性之書豈不為至故曰易其至矣乎知便要高行却日近始為知不高則識見淺陋為履不切則所行不實便滑空曰知崇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的事礼畢即中庸

道問學尽精微道中庸的事成性如所謂見成的性成性便是不曾作壞了的有詞常在這裡如堯舜性之註云天性渾全不

謂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〻在人則謂之道義知崇礼卑是聖人体易道兼時出則易自聖人出矣

第八章

本義曰此章言卦爻之用

愚按卦爻之用在言動上見言動是人身的用然必提諑于易則卦爻之用其切于人身之用可知首二節是將言其用而先原卦爻之所由立第三節四節則贊易之可用而欲人用之也二十七節則示人用易之例使人引智而触類也然章首並奎卦爻末但言諸爻之例而不及言卦者亦以卦爻一理耳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故謂之象

擬若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此以伏羲立象說天下之物雖
雜乱不齊然不越于陰陽之変伏羲畫卦之時々節先將至賾
的物事在心上比度一番看天地間陽底形容如何陰的形容
如何又于陰陽中擬度其純雜爲何如画卦以象二物宜物之
爲象各有所宜如純奇以象天々本陽之純宜其爲三奇也純
偶以象地々本陰之純宜其爲三偶也推之諸卦莫不因其宜
而立之象夫始而擬之天下之賾之象含蓄于心既而象之則
天下之賾之象顯設于卦所謂包含変化无有終尽象不在天
下而在易卦矣是故謂之象言象天下之至賾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謂之文

此以周公係詞言文何以謂之文蓋昔者聖人作易近取諸身
周之中遠取諸天下之大有以見天下之動雖酧酢万変无一

而非一理之綱領故係爻之時有事之關乎衆理者則錯綜以究其詳于以觀其衆理之所聚者何在有理之不能兼盡者則析求以要其極于以觀其一理之所通者何如博以求其會而約以求其通由是以其通行之道立為常行之典蓋天理人情之極質之吾心而允當則傳之後世而无疑而大典定于斯矣故爻之循乎典礼者則繫辭以斷其吉而示天下知所趨爻之悖乎典礼者則繫辭以斷其凶而示天下知所避是以一理貞天下之動而待万変于无窮矣是故謂之爻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乱也

聖人因天下之至賾以立象則象雖无文而其隱然示人者固莫非言天下之至賾也凡雜乱處人易以厭惡然物宜之象皆

本陰陽之理所謂終日言之而不盡而其味深長者誰可得而惡之聖人因天下之至動以繫爻則爻言乎變而其顯然示人之周莫非言天下之至動凡群動紛紜似无紀比而可亂然其吉凶之斷惟觀會通之宜隨事隨物各有條理而截然有不當紊一者在誰可得而亂之此贊易之妙而言其可致于用也

擬之而後言　成其變化

擬議一夫固總是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但二字上須有亦擬只是心裡擬度當言與不當言豫便在外面商榷議處可行與不可行也始由象辭以明其理而擬議于未言未動之先又由變占以決其机而擬議于將言將動之際則發言處事自將言當于理動適其宜而變化自我成矣謂之成變化者蓋至變[illegible]易而焉以我体易求變化于易也後未言以時發行以時[illegible]

君言動之間莫非隨時變化之妙則向之擬議工夫至此成熟故曰成變化變化不外乎時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孔子之動靜語默无往非易孟子之辭受進退自與易合故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孟子善用易此便是成變化之謂

君子居其室　一節

中孚爻義本言誠信感通之理然人心之感通惟于言行見之言者心之声行者心之迹以言行之感而召榮辱動天地只是以心之所通故耳此節要看得心字出言本中孚之發則爲善言非中孚之發則爲不善言之善則人心皆以爲善故應言之不善則人心皆以爲不善故違況言則行可知故下以言行对本言動于心而宣于口如命令訓典之類本是出乎身者然命令所以告人訓典所以示人心声一著而天下之属耳者在焉

未始不加之人行本于心而見于事如威仪改事之類本自家庭朝宁上行起是為發乎近者然行出去人就見的如威儀民所瞻視政事民所服從雖躬行自近而天下之屬目者在焉未始不見乎遠也言行在我而從違在人是我為主而人為賓故知言行之發為榮辱之主也然豈特係人之從違而已哉感人與天地本同一心本同一理若言行果出中心之誠而為善則此心是以对天地天地自當孚祐之矣苟言行非出中心之誠而為不善則心之无良天地將奪其鑒而降之殃矣動即感動之動如所謂形動影隨者夫言行在人小之係乎榮辱大之動乎天地如此然則君子可不慎其所發而以中孚為本乎此中孚一爻須當撥隊如此

同人先號咷　一節

君子大同之道不繫于迹而繫于心故有迹以時異而出處語
默之不同者然各隨其分以尽其道而彼此心事实契合而无
二夫心既无二則誰得間之如利刀断物誰能阻隔得他蘇子
所謂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心本孚契心本无疑雖有讒邪
利害之无所容其間故其利断金蓋金石雖堅不堅于人心也
由是以无間之心而彼此互相言説自盡其言之有味如出者
言出處者言處而各陳其進退之宜出不以處為固處不以仕
為通也默者言默語者言語而各陳其顯晦之情默不以語為
办語不以默為隱也不有其臭如蘭者乎
揚誠齋曰出處同道則爾瓊願瑕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遽
卷同一意金石雖堅然堅不加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
金可折薰蕕同器一薰于能亦之臭味不同故也敢西山之蘭

雄壯山之巔于黃帝不能分其同故也

苟錯諸地而可矣　一節

苟錯諸地至用可重處但就象上說蓋其言慎斯以往方說人事上去斯指藉茅之心慎之道也慎斯術以立德則戒慎恐懼而省身克己之功无不至慎斯術以立政則致治保邦而祈天永命之道无不盡又何失之有哉

勞而不伐　一節

勞力於天下國家之事謂之勞勞而底績而有利于天下国家謂之功伐者誇人德者自足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不誇于人不足于己此雖器宇寬厚德量弘大平素有涵養者方能斂此驕盈之氣故以厚贊之九三以功下人其所養亦厚矣人凡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論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陵人不

自謙其礼之當降三惟厚德君子其心本虚而不自有其德々必欲其充养完粹以造極處的田地故其氣甚降而不自許甚德礼必欲其撙節退遜以造至卑的田地蓋德欲增而日進則礼欲減而日恭此必然的道理々惟德欲其盛惟恐驕矜未泯客氣未除為吾心德之累故礼欲其恭而不容有一毫傲惰之氣也又烏知勞之可伐而功之可德乎然礼愈恭則德愈盛而功在天下国家自有心服而神服者保有名位蓋非其心而実自然之驗如此耳按德盛礼恭要相承看始得

乱之所生也　一節

君欲斉密以保其臣必臣言而君納之納焉而心藏之而君與臣謀而輕泄其言則言出而机可投奸臣害其賢者敵国謀其能者是嫁禍于臣々且不保矣唐高宗謂武曌以上官儀教我

廢汝正坐此患臣欲任事以全其身必慎密而從之熟慮而爲之前以事自任而輕露其策則言出而禍可乘小人得肆其謀敵因得行其間身之禍不旋踵而至矣陳蕃之宜臣章以示宦官正坐此患凡事未成而幾先露事不必就況其事乎事曰幾事則利害伏于隱微成敗係于毫忽尤時勢所不當洩者雖過防之猶恐或露況言之不密則惡其成者必間其釁悻其不便者乎沮其謀終不濟事而反以兆亂矣寇萊公謂去丁謂被酒漏言正坐此患是故君子慎密不出以防亂也以遠害也口舌乃人身之門戶可不慎歟

作易者其知盜乎　一節

盜之所由生也蓋必有所由致以解文之詞觀之非知盜者不能作也何也蓋負者任戴之人勞小人之役于力也乘者市服之

恭君子之彰有德也此貴賤之分亦遠矣苟以負而居乘則慢非其據能无攘之者乎且小人而在高位則必慢以事上暴以虐民攘之者因得借以為辭而伐之矣尚安能保其位乎故慢藏者无心于防禦教人以盜也冶容者有心于致飾教人以淫也其于人也何尤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蓋以解之六三陰柔居上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其可奪之釁在我又奚得而辭之斯誠盜之招也作易者不以盜責之人而以致盜之責歸之已其知盜之情哉擬議于斯爻者可以度德而居位矣